

“太累了”——一夜之间唱红中国的“大衣哥”，终于“hold不住”了。清明前一日，“大衣哥”面对荧屏袒露得意，其妻也大呼“撑不住了”，而网友们则感叹道：大衣哥，娱乐圈不是你的江湖……

大衣哥为什么“hold不住”？是巡演天下，数钱数到手“累”，还是触犯了行规天条，如他所言，是“对娱乐圈水土不服”？谁也不知道，所以猜测种种，所以迷雾重重。据网友的猜度，“大衣哥”的“退”，是因为2个月前的“代言风波”——一家男科性病医院，发行一份“男性刊物”，封面之上，赫然“大衣哥”慈厚淳朴的阳刚形象，并印有“雄鹰展翅唱遍中国”的大字。“大衣哥”代言性病医院，一时引来舆论哗然，然而他“听都没听说过这医院，给多少钱也不会给它代言”……于是网民断言，是这个侵权之扰，让大衣哥“头都大了”，惹不起还躲不起？只能退出江湖啦。

但我却觉得，让大衣哥“hold不住”，深感其累的，不只是这一击“恶意摧残”，恐怕还有“锦上添花”的困扰呢——“大衣哥”一时唱红，当地即刻就给了他一顶“政协委员”的桂冠，这在当下，属于十分流行的套路了。“大衣哥”本是菏泽乡下一个农夫，他的“大衣”里有几分“政治”可以拿出来“协商”？恐怕也不及好事举手了。“大衣哥”日日巡演，赶场子还来不及，又有几天工夫，可以拨冗位会参政议政，恐怕也只好再加一把“空着的议席”了。“政协委员”，那是党派界别的代表，是很不好当的呀——我的一位老板朋友，因为他的“结构性”，进了一个区的政协当上了委员，不料十分地“紧张”，议案怎么办？总不能年年一张白纸吧；发言怎么办？总不能次次三缄其口，坐在那里脸红耳热吧。但要“建言献策”，他实在没有什么“真知灼见”，更不要说“直言谏议”啦——这另一种“累”，另一种“hold不住”，不知“大衣哥”有木有？

大衣哥为什么“hold不住”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有一条应该可以共识，那就是好不容易一个农民唱红了天下，我们既不要恶意地去摧残他，也不要过于好心地为难为他——中国的人才本来不多，千万千万不要让辛辛苦苦才冒出来的“大衣哥”们，这么快就“hold不住”哦……

秋日的午后，阳光明媚，屋前池塘旁，一棵高高的皂荚树将斑斑驳驳的影子筛落到叶冠下的柴垛上。一个小男孩抬起头，望着枝叶间一串串扁豆似的弯荚儿，禁不住爬上柴垛，拿起一把斜靠着的耙子，朝头顶举去，谁知脚下一滑，从柴垛上滚落下来……

这是当年我在乡下舅婆婆家做客，偷偷避开大人眼睛去采摘皂荚时的情景。那一回，当舅婆婆听得“咕咚”一声，从屋里奔出来，见我正爬起身捂着额头时，惊慌得脸色都变白了：“没事吧，没事吧？”

如今，我也已鬓发斑白，但当年的这幅情景却依然清晰，犹在眼前。

我之所以要爬到柴垛上去采摘皂荚儿，是因为舅婆婆告诉我，这弯荚儿剥开后，可以用来像肥皂一样洗东西，而从我记事以来，皂荚的这一功能早就隐退，人们洗刷衣被鞋袜诸物件，普遍用上了肥皂。

那时的肥皂仿佛是从一个娘胎里生出来的，长方形的身还有寸把厚，颜色暗黄，相貌粗陋，但它极其实用。洗衣物时，先在水里浸泡过，然后摊在桌上或者擦板上，搽上肥皂，使劲用板刷刷，用双手搓，再用清水一遍一遍地过滤清爽，绞干了晾在竹竿上。肥皂带有碱性，女人们洗完一脚盆衣物后，双手常常被浸泡得起了褶，倘若是隆冬腊月的季节，寒风一吹，往往还会裂开口子。

但人们毫不计较这些缺憾，相反，他们对肥皂珍爱有加——曾经，在五花八门的“购物券”中，肥皂票赫然在列。因此，乡里人家用起肥皂来决不大手大脚。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，是我在读中学时，看到生产队开手扶拖



日本社会的老龄化问题虽早有耳闻，但在留学日本之前，我未曾料到将在如此众多的场合与老年人为伍。音乐会、展览、大学讲座、集会……日本的确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。截至2010年9月15日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到2944万，占总人口的23.1%。据日本科学家最新研究显示，这一比例将在50年后上升至40%左右。

数据虽然触目惊心，一眼望不到边的庞眉皓发也不免让人心生沮丧，但日本老人一贯给我有钱有闲的印象。虽然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养老金引起的纷争及部分老人的生存困境，但我总无法将报道与那些衣履鲜活，精神矍铄，举止谈吐比之年轻人更为温和有礼的老人们联系在一起。

上月，东京大学老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向1200名65岁以上的老人发放问卷，调查老龄人口身心状况，以便进一步对老龄化社会的现状进行研究。我协助该机构处理这批问卷，将老人手写的回答输入电脑以备存档并进行数据分析。对我而言，那两周的工作不啻为巨大的打击和煎熬：上千名老人的心声凝缩成一个个歪扭颤抖的文字，几乎要破

拉机的阿根廷叔在打谷场上修完机头后，舍弃一旁的肥皂，只是抓起两把湿漉漉的黄泥来搽洗自己那双粘满油污的大手，而周而复始之下，居然真的把手洗干净了！后来，我在下乡务农时，也曾如此仿效过。

不过，现在还有谁这样做呢？许多城里城外的年轻人，恐怕连听也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个粗鄙的土办法呢！

如今，肥皂早已旧貌换新颜，再也不是那样愣头愣脑，灰不溜秋了。撇开造型、颜色、功能上的缤纷多样，就其香味来讲，也可谓风韵万千，典数不尽。而且，更主要的是，肥皂已经从固态延伸到液态、粉态。它们的分类越发精细。洗手有洗手液，清洁灶具有喷雾剂，洗衣物尤其不得了，棉布的、丝绸的、羊毛的……各用各的洗衣粉、洗涤剂，各有各的讲究，甚至研究到干洗——那其实已经是肥皂从有形到无形的升华了。

没有人否认肥皂的变迁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位。然而，我还是常常会想起当年舅婆婆家门前的那棵皂荚树。也许，它曾赋予我们另外一种满足、快乐，源于我们对田园般生活的思念。

我的孙女快三周岁了，如果有一天我能带她找到一棵皂荚树，教她用皂荚来洗手，她一定会感到极其欢喜的吧？

清晨5时，东海小洋山岛，太阳微微露出海平面。迎着一缕缕阳光，顶着一阵阵海风，民警蔡胜奎精神抖擞地驾车行驶在码头上，大海就在不远处，仿佛触手可及。码头边上一座座硕大的红色吊机耸立一旁，机械臂膀拽着集装箱，不知疲倦地上摇下摆，一辆辆集装箱卡车来回穿梭不停，一片繁忙景象。这里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枢——洋山深水港，地处上海最东端，是每天迎来第一缕阳光的地方，也是洋山边检民警每天保驾护航的国门。

蔡胜奎今年刚满30岁，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轮核查靠港国际航行船舶情况，维护洋山口岸的安全畅通。2006年参加工作

时，洋山边检站刚组建不久，现在，“80后”的他已随着洋山港一起成长，成为边检站里的资深青年骨干。早晨5点，大部分人仍沉静在梦乡之中，蔡胜奎却已经在码头上工作了5个多小时，一晚上迎送了7艘外轮靠离泊码头。此时，前方一期3泊位处，一艘中远外轮刚刚入境靠泊，蔡胜奎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。

这是一艘十万吨级的远洋巨轮，来到船下，高达五层楼

纸而出，诉说他们的挣扎和绝望。有人曾是警察，彪悍精干，如今只求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从轮椅挪到床上；有人曾是勤恳的家庭主妇，数十年间晚晚关灯锁门，早已习以为常，如今只能卧在床上望着家人做这做那。他们最大的愿望是“身体不要再坏下去”，最大的心事是“身体会不会继续坏下去”。除了对于健康消逝的无可奈何之外，爱人逝世的伤悲，子女远离的寂寥、日常生活入不敷出的惶恐也是老人们不可承受之痛。翻阅1200余份问卷，发现很少有人对自己的老境感到满意。媒体报道的一桩桩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悲剧、学界对老龄化社会的担忧和警告不再是那样遥不可及。

前几天闲路时偶遇一位老太太。交谈之下得知她现年75岁，老伴已于3年前去世。政府每月向她发放4.2万日元养老金，合人民币不过3000元左右。独子亦生活拮据，“他每个月最多给我3万元，一般也就给1万元左右吧。”老太太不舍得坐车，一拐一拐地走在狭窄的小道上。分手时她不断嘱咐：“小姐，小心慢走呀，好好努力啊！”我走出几步再回头时，她正佝偻着身躯走过一台自动售货机，仍然侧着头望我，表情殷切，却又莫名带了些许戚戚。

次日，我前往东京国立博物馆参观并在馆内的餐厅用餐。窗外一树红梅，映衬得店内的吊灯也红盈盈的，煞是动人。用餐的客人仍是老年人居多，个个衣冠楚楚、养尊

宋代诗人苏轼喜欢与大德高僧交游，无论在得意之时，还是在落魄之处，都保持着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态度。他曾作一偈道——

有主还须更有宾，不如无镜自无尘。只从半夜安心后，失却当年觉痛人。

此诗偈阐述禅理而不露痕迹，可见苏轼文学根基及佛学造诣之深厚，其才华和悟性，确实非比寻常。

苏轼在江西北瓜州任职时，和一江之隔的金山寺住持佛印禅师是至交，两人经常在一起谈佛论禅，互以偈语酬酢，为时人所津津乐道。有一天，苏轼认为自己修持颇有心得，即撰偈诗一首——

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。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

偈诗撰就之后，苏轼自我感觉

的近百级舷梯映入眼帘，蔡胜奎在舷梯口整理了一下警服，顺着稍一用力便一沉一浮的湿滑台阶稳稳上行，如履平地。“刚参加工作时，爬完这么高的舷梯也是双脚打颤，现在已经习惯了。”穿过海风强劲、油污湿滑的甲板，蔡胜奎进入船舱，在与船长简短交谈后，他开始了解船舶情况，核查海员证件，不到十分钟便完成了整个核查工作，这样的效率让



▲ 李流芳《林泉清趣图》

处优的模样。我蓦地记起昨天遇见的那位老太太，她的身影似乎已经显得遥远而模糊，却又真切得令人痛楚。我几乎无法想象她坐在精美吊灯之下谈笑风生的光景，她似乎一直在小路上，踉跄前行。

有一首歌谣唱道：“如果有一天，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留在，留在那时光里。如果有一天，我悄然离去，请把我埋在，这春天里。”

那之后的几天，这首歌一直顽固地回荡在我脑际，挥之不去，脑中映现的是一张又一张老人的面孔，那回答调查问卷的上千名日本老人仿佛不仅只存在于纸张墨迹当中，他们勉力站起来，挎着小布包行走在大街小巷，向陌生人倾诉着老年生活的种种窘迫……

很好，专门派遣一名书童过江，将这一得意之作送给佛印禅师欣赏。佛印禅师读了这首偈诗后，拿起笔来，在诗笺上批了两个字，就叫书童带回，交还给东坡居士。

苏轼见书童将诗笺带了回来，难说“八风吹不动”

罗伟国

他还说上面有佛印禅师的批语，心里很高兴。他想：“佛印禅师一定对我这首偈诗所表述的禅境大为赞赏吧？有些日子没与他见面了，不知他的批语说些什么？”想到这里，便迫不及待地打开诗笺，一看，上面只写了两个字：“放屁！”

苏轼看了这一批语，真是又气

上一个港在某国遭受到整整两个小时核查的船长高兴不已。“早一点检查完，就能留下更多的时间给船员准备，让家属有更多的时间团聚。这对长年航行海外，停靠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甚至几个小时的船员来说，尤其宝贵。”核查完毕后，蔡胜奎便与船长挥手告别，刚刚收到消息，又有一艘外轮抵港了，他必须尽快赶去现场接船。

“往来洋山港的远洋轮船越来越多了”，蔡胜奎如是说。确实，洋山港2005年底开港时仅有5个泊位，每天靠泊的

笔墨峻爽 意境清旷

——李流芳《林泉清趣图》

童行方

在晚明画坛中，被尊为“嘉定四先生”之一的李流芳，不但文章气节，有闻于时，其画也自立风范，神味盎然，日前笔者见其山水画《林泉清趣图》一帧，笔墨峻爽，意境清旷，颇可玩味。

李流芳《林泉清趣图》，水墨绢本，纵58厘米，横28厘米，款曰：“癸亥九月二日，季弟茂英索画，流芳。”钤“李流芳印”。时年为1623年，李流芳49岁。此画有何维朴题跋曰：“李檀园林泉清趣神品，清荫草堂章氏珍藏，癸丑初冬，道州何维朴题。”

此画意境清寂，笔法松秀，画之下部坡石重重，多用干笔皴擦，浓墨点醒，笔墨爽利明快，得自然之致。上有杂树多株，俯仰正斜，多姿入微。中部山石颇多平台，似待高士小憩，其上则巨峰耸立，岩石皴法多变，或纵笔勾皴，起倒顿挫，淋漓活泼，或连廓兼皴，笔简意周，随意变化。董其昌曾评其画曰：“长蘅以山水擅长，其写又有别趣，出入宋元，逸气飞动。”可见其作皆

因胸中先有会趣，方能丘壑寄于笔墨，灵通而自然。

李流芳（1575-1629），字长蘅，一字茂宰，号檀园，别署泡庵，慎娱居士等，安徽歙县人，侨居嘉定。万历三十四年举人，性孝友，能急友难，文品为士林翹楚，工诗，擅书画，与唐时升、娄坚、程嘉燧合称“嘉定四先生”。又为“画中九友”之一。《桐阴论画》将其画列入神品，评曰：“笔力雄健，墨气淋漓，有分云裂石之势。”

李流芳的艺术生活追求闲适、真趣、清赏，品质甚高，其于西子湖畔，筑有别墅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游，既饱览湖光山色，又常与杭州名士严印持，同乡老友程孟阳、钱牧斋雅聚，寄情山水，托意书画、尘氛俗迹，不惹胸次。李流芳在得意画幅之上，配以题记，名曰“西湖卧游题跋”，文笔隽永，独抒性灵，如《孤山夜月图》一则曰：“曾与印持诸兄弟，醉后泛小艇从西泠而归，时月初上，新堤柳枝皆倒影湖中，空明摩荡，如镜中，复如画中，久怀此胸臆。”阅之令人心霁。李流芳多才多艺，篆刻宗文彭、何震，所作贵能标韵于刀笔之外。偶游戏刻竹，学朱松陵，虽不常作，亦能为方家叹服。著《檀园集》《西湖卧游图题跋》等。

此画诗堂有周世恒长题。谓此画清荫草堂主人得于沪上。为其友任伯年喜见而索留，并许以己画报之，因伯年忙于应酬，未及践诺而歿。时隔十七年，章氏因购伯年旧藏陈老莲画时又复得此《林泉清趣图》，欣喜万分，嘱周氏作长跋以记此画之奇缘也！

又惊。心想：“佛印太不给面子了！我曾经自责本是‘修行人’，却前功尽弃，迷失于尘世。现在已经拨开疑云，见到了自己纯朴的原貌和本性，并能对荣辱得失十分超脱，甚至‘八风吹不动’了”，他却说我的‘放屁’，真不像话。”

他想了想，决定马上乘船过江，找佛印禅师去理论。

船一过江，佛印禅师早在那里等候了。苏轼见了，他就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佛印！我们是知交好友，你即便不同意我偈诗的观点，也不能骂人啊！”佛印禅师若无其事地问：“我骂你什么？”苏轼指着诗笺上“放屁”两字给他看。佛印禅师笑了笑说：“你不是说‘八风吹不动’吗？怎么就‘一屁打过江’了呢？”

苏轼恍然大悟，惭愧不已。

外轮不超过5艘，经过5年的发展，已成为集天然气供应、集装箱装卸于一体，拥有18个泊位、近10公里海岸线的东方大港，年集装箱吞吐量超过1000万标箱，出入国际集装箱船舶万艘次，是上海港跃居世界第一大港的推动引擎，发展速度迅猛。而洋山港的建设速度同样惊人，从2002年6月东海大桥打下第一根桩，到2005年12月迎来第一艘船舶，只用了不到3年时间，“洋山速度”令人叹为观止。

明日请看一篇《地空接力营救韩国女童》。

国门卫士

十曰谈